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八

少師蹇忠定公義

字宜之巴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公初名瑤登第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上顧問公汝蹇叔後乎卽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朕且用義建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公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或有譖公不忘建文君上不聽  
永樂二年兼爲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車駕巡北京佐太子監國惟諸王  
及遠糞奏請詣行在餘悉聽太子處分公熟於典故  
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滿九載賜敕獎諭十七  
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  
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  
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  
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卽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文  
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及東西楊公金公夏公繩  
愆糾謬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  
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  
此朕實心未幾又鑄蹇忠貞印賜公公厚重不敢專  
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賜西楊  
謂公勿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  
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  
首言榮無他卽左若有讒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

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  
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  
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  
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任夏公  
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  
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  
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  
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  
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勅輟吏部務專  
論道左右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

銀章一七年秋冬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  
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疾  
越五日卒

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  
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于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貴  
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  
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苟不縱士奇嘗言魯簡牘  
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  
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益  
兼之矣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字維喆湘陰人鄉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

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重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公至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洪武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

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  
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之上曰  
聞原吉能佐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  
建文帝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  
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細事付之有司嘗出  
漳州見舊塚將頽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  
之墓守死不降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  
之至福寧見道傍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壺  
命遷其主於室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武言公



建文用事人不宜重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

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遣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表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宜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澗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溼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

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三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茆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澗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遂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公俯歎曰民疲極矣揅死不暇况重役乎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原古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塲廣屯種皆立定規  
凡倉庾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  
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卽對某處幾何某處幾  
何毫髮不爽上益親信之

時賞功封建征彝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  
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

八年車駕北征命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卿其盡心輔導公旦入朝獨  
近展前叅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

判不動聲色京師肅然駕還北宮上諭羣臣曰原吉  
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尋命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蓋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  
艱苦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  
非上意也

九載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  
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  
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  
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京上久不見太子一日命  
召之勅既具未命使公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故對

曰太子久不召今忽有命恐過疑惑致他虞上遣公往太子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欲自裁聞公叩命乃曰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及見公備道上旨太子始安卽與就道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曰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可不切也上善其對

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詔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上從之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夔狄乎臣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山東俘妖人唐賽兒黨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  
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谷庶人逆謀旣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  
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十九年上議征鹵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  
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  
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寶天矣公伏地哭  
不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



敢出駕回召問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  
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太子卽位復公戶部  
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  
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

袁忠澈以風鑿得幸文皇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  
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  
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官

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勅欲除嚮割  
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聞上  
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

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  
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  
臣郊迎后留公助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密咨  
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有所白滿庶人反指公徵  
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  
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  
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命  
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起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

人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絕金銀  
印曰舍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九月扈駕巡  
邊上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  
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  
加犒還京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  
夏郭資代公是冬從上閱武郊外至兔兒山上怒諸  
將不肅令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  
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休  
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臣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公誕辰親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

春卒公識量寬洪人莫能測有郎汚精微批俱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柔色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

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  
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  
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  
外兼臺省內叅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  
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  
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  
公監修

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  
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  
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隆慶中又壞海忠介公治之

少保黃忠宣公福

字如錫昌邑人洪武甲子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宣

公自少不凡由鄉貢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縣有惠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高皇帝奇公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奸黨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問尋遷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不問改北京行部尚書

交趾平郡縣其地命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公視

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交戒郡邑吏專意撫字  
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朝士遷  
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咸悅龔  
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  
子不容於小人不問公在交趾幾二十年獻陵卽位  
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宣德九年馬騏激變交趾時陳洽以兵部尙書代公累  
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勅  
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以工部尙  
書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沒公亦被賊執



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  
輿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  
部尙書

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  
定以南近河北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  
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  
七年上宮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畧恤民隱出  
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  
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  
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

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  
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  
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  
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欲得老成忠  
直之人處南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誠當  
對曰福必不負陛下明日遂命吏部改公南京戶部  
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  
公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裕陵卽位加少保叅贊機  
務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

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  
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  
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姦闢諛無所顧  
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績之日室  
無百緡

尙書陳節愍公治

字德遠常州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尙書死交趾之戰贈少保諡節愍

公長身玉立與兄濟暨弟浚同遊鄉先生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東之薛不得專美于前矣公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命點軍卒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不怠再至輒笞之總戎請罪公上其事高皇帝聞而嘉之賜金織衣一襲爰以真戍五開死公去官走五開觸瘴癘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焉建文中

兵部尙書茹瑄薦公才可大用詔起復授文選郎中  
文皇正位首擢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  
卿丙戌交趾黎季犛構逆命馳往調土兵三萬以佐  
大軍交趾平召還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  
張輔討之而以公叅贊機務遂擒渠魁簡定而還時  
北鹵犯邊上親征公承命同張輔練兵于塞外辛丑  
往鎮交趾能輯和其民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  
乙未還京進兵部尙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  
趾兼掌布按兩司事

仁宗卽位勅領交趾布政按察兩司仍叅軍事未幾丙

官馬騏等苛歛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宣  
德元年賊勢益張成山侯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  
寧橋公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  
遇賊公奮身力戰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  
而了無怖色旣而墜馬左右扶掖欲還營中且曰王  
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  
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恐耻者乎衆皆  
潰散公奮勇持戈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自刎而  
死賊相視駭歎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  
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公恂恂謙謹清儉寡欲孝友出于天性動止語默皆有禮度惡詔諛尙正直于人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不事侈靡不畜媵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年不喜飲酒閒居沉默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博涉書史論至古將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橫發擊節稱嘆若已有之雖有邊徼經營軍旅之務稍暇卽讀書自娛手未嘗釋卷其爲詩文傲健往往皆有思致卒之明年通棄城而歸交趾遂爲賊所據時與公同難者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

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亾我亾義不污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時都指揮李任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皆不屈死



尚書師公達

字九達東阿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官  
至南戶部尚書

少孤事母極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  
有公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  
道遇虎公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年  
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御史  
劾公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如玉盤戟髯  
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公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  
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公檢案牘訊鞫各以其

罪輕重立爲讞決旬月而盡

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幾二十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車駕北征沙漠以公督運公以道里回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設頓舍于道令民互相送迎以次轉輸著爲定式營建北都遣公采木湖湘公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賈販不通軍夫艱食乃爲除關道路檄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樂趨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仁宗卽位念公暴露日久召爲戶部尙書兼掌吏部修明國賦選拔人才朝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于位賜祭葬如制公爲人器

宇恢闊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生產所得祿賜多  
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宣宗嘗  
與輔臣論扈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惟公一人郡  
邑皆祀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九

尚書胡忠安公渙

字源潔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贈  
太保卒年八十九

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  
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  
弼又名頌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  
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  
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  
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

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  
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  
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  
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  
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闕宮中密疏見所述七  
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  
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

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闈三年賜文恭世家清  
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

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淺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晏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卽位益敬禮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詔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鹵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鹵公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

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尋進少傅時  
議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  
立大學士陳循等皆唯唯公不能爭而見濟竟立時  
給事中林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肖署名王文怒目  
叱之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  
牘次及公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公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景  
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迨英宗復辟公扶病  
入朝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上憫其老從之陞辭賜  
白金寶鑑給驛舟以歸歸之日鄉人老穉聚觀者以

億萬計乃陳所受賜于堂感激泣下時弟克恭克寧克誠年皆七十餘蒼頭白髮聚樂一堂遂扁曰壽愷復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

公爲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四聖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俗子亦知其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少傅王文端公直

字行儉號抑菴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少傅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時成祖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九  
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  
幸北京公扈從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  
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  
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  
至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進階中順大夫英宗嗣位詔  
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  
士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  
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  
郭璉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

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  
得給事卽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  
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  
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言多切中云

正統己巳秋北鹵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  
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學士周敘自南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  
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  
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  
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浚思熟

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  
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  
之營綠野乎

景泰元年禮部議遣使迎復上首召大臣以通和壞事  
欲與鹵絕公首對曰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上色  
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請朕爲之非出朕心少  
保于公進言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荅使盡禮紓  
邊急耳辭揚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

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曰爾等  
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  
未對公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朝  
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詞色俱厲興安語  
塞而去卒遣使迎復其力居多

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  
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  
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  
怠與王文安公英齊名時稱二王及位冢宰益加廉  
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委

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  
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頓息

公于一切世味安于淡薄居第隘曾不屑意天順初  
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佃僕耕蒔擊鼓唱  
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  
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徐諭諸  
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內閣調出理部事  
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  
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  
蓋知此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

公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與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矣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之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盡十年而不怠也使公以十年不怠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十年舉爲史官困于譏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益

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方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公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吾始矣



都御史顧端肅公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萬曆中補諡端肅

爲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擢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爲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豪勲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彘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云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

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貪淫不法都御史劉觀被

斥上問東西楊廷臣誰可掌憲者兩人未卽對上曰  
未必乏人至此西楊對曰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  
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  
右副都御史賜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  
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  
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  
舉且與和同國何賴吾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  
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  
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卽宜審擇  
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

及曾犯賊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五年暄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暄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以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

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  
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  
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  
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  
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  
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  
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我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  
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  
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  
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

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正統元年開公尺籍二年公考察去御史邵宗宗九載  
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公公請老勅戶部復公家居  
十餘年卒公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  
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徒  
言哉旦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  
者輒引避獨處一夾室非公事不與諸司羣坐

尚書魏文靖公驥

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乙酉貢士官至南吏部尚書  
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丙戌會試中一榜爲松江府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  
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自携茶粥往慰厲之九載詣闕  
請留復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兩考江西鄉試十七  
年用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  
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勿卑之也命從北征仁宗  
改元召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朕將作弘文  
館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封識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曰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

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三考會試  
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時進士有  
未終制求爲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  
欺其親况欺上也居官清正有聲雖權璫王振亦禮  
重之贊振方帕而已嘗遇振於塗不爲避振啣之衆  
爲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  
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慰是之八年  
以老辭調禮部復辭又調南吏部以優視之  
已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讞獄時大旱當減刑

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謀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又四人互毆一人死所司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十三年乞致仕弗允陞本部尚書巳巳率諸司條陳安攘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也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巳事安得善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九  
茂陵卽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  
勤好別白君子小人老年事其兄教諭馴愈恭謹雅  
好吟咏有南齋集

公性鮮猜物嘗奉使南察積俸金臨行莫寄頓付同鄉  
同年子爲刑曹郎者其人請付鑰公曰是何待前輩  
薄乎刑曹郎舍人範僞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爲及  
揀柴薪銀又然範工曰有某曹舍人嘗爲此物幾是  
也公曰無洩寧亾金不可失驩已而刑曹郎遷辰州  
守瀕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爲特親近纖密  
所當閑矣辰州佩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

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急携俸來償公不受曰銀具在耳其厚如此

公詣闕歸嘗乘小舟阨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是乎嘗過杭野服昇藍遇錢唐主簿于朝天門急不及避簿遣隸追訶之公曰蕭山魏驥簿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致仕魏驥者也簿惶懼不知所爲匍匐請責公急爲引咎扶之去

成化七年年九十八監察御史梁昉言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八月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臨浙公先以是年九月己丑卒前

夕公覺神思有異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  
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墓兆時  
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公開復湘湖生  
啣巨澤死溉其漏不有祭享何以報德乞請降勅賜  
祠與宋縣令楊時合祀可之勅合祠德惠祠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字敏德常熟人號思菴由薦舉官至右副都御史  
卒年八十六諡文恪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被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  
沒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有  
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  
京上疏懇辭時仁廟監國聞之命教大臣子弟于禮  
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  
歷陞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取前代名臣諫疏以  
厲其屬年七十卽引疾退

公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赴航船爾航  
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偶語紛紛其碎破摘裂之學  
祇足供談笑也

公素與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  
兩爲贈公一無所受巡按貴州時復命三司遣人以  
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州府公不啓就封題其上還之  
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  
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還家  
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子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  
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所編集有晦庵文鈔詩鈔吳

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  
所闡明

錢知府昕初習舉業公遺之詩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  
里從師日夜忙我老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  
蓋錢故富家此詩亦規諷之意也

初赴京時鄰有婺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公亟排戶  
冒大雨出次日卽遷他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  
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公曰訥  
素不愛華靡且厭城市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  
文襄乃止

公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  
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  
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  
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  
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

卒諡文恪

侍郎段襄介公民

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天啓中補謚襄介

改庶常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蒞官廉慎而明敏處疑獄必歸於厚踰年扈從北京召修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尤爲尙書所重

永樂十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縱寇誅召廷臣簡代者共推舉數人授公山東左叅政討平之廷議擇守臣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



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再駕征北鹵勅公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公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道中忽降勅令公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

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戶部爲右侍郎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司習于翫愒任錢穀刑名者其務叢脞尤號不治至則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新一如戶部罪人

聞公至皆相慶于獄伸抑疏滯浹旬之間聲譽用彰  
三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得寒疾數日小差矣  
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曰數百人困坐獄中翹  
跂待我奈何可自佚哉強出疾復作遂亟有問之者  
答曰不能報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貧不能喪  
吳文恪公力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  
公不果公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  
以私

尚書王文忠公英

字時彥號泉坡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

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至威鹵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鹵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鹵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贖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

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  
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  
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  
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  
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  
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  
艱起復裕陵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  
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

丙寅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

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  
伏望陛下施賑恤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  
沐祈禱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奏請  
致仕不許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  
未衰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南京禮部  
尚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效  
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旣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  
是爲景泰元年也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  
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終